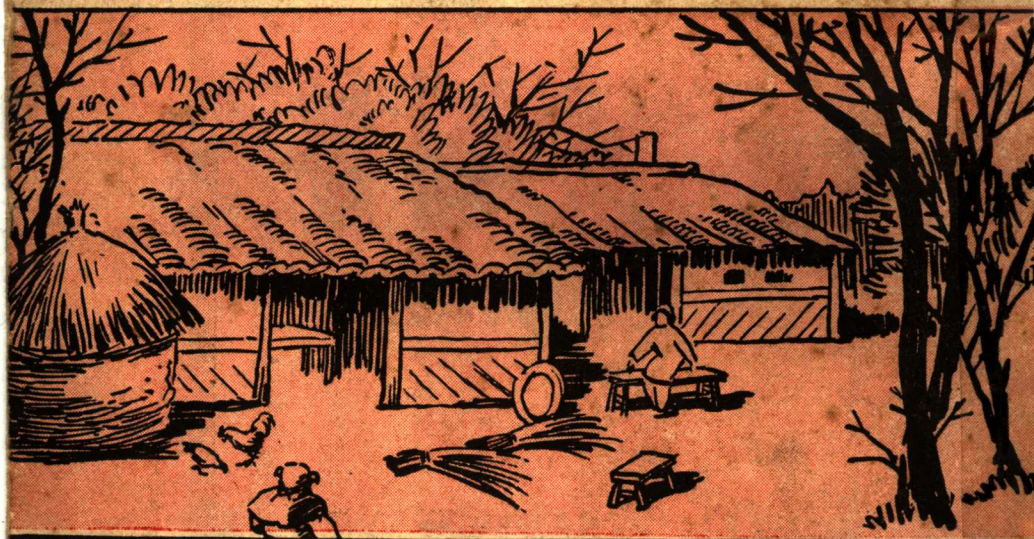


張恨水著

# 到農村去



聯華圖書公司出版

# 到農村去

張恨水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日出版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初版

小說叢書

到農村去

(全一冊)

定價國幣

壹千伍百元

元

(外埠酌加郵費郵匯費)

#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著者 出版者 發行者

張恨水

聯華圖書有限公司

聯華圖書有限公司

上海甯波路四七〇弄四號

電話 九七六九一

分銷處

漢口

上海

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
| (青島第一分店) |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| 中生圖書公司 | 文華圖書公司 | 活華圖書公司 | 惜陰圖書公司 | 上海圖書公司 | 勵新圖書公司 | 北新圖書公司 | 金屋圖書公司 | 國新圖書公司 | 五洲圖書公司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

| 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
|-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
| 駐馬店 | 無錫 | 四安 | 成都 | 甯波 | 上州 | 蘭州 | 鄭州 | 河內 | 杭州 | 長沙 |
|-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

|       |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|-----|-----|
| 青年島書店 | 大公報 | 四川新報 | 振華書局 | 凱光書局 | 文聲書局 | 中國日報 | 民光日報 | 西報 | 文匯報 | 鳳城報 |
|-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|-----|-----|

## (一)開始感到了煩膩

這說的是一個大城市裏的事。這不是歷史，不必考證是那一個城市。就故事裏所說的人情風景而言，大概是揚子江邊上一個城市罷。話提起來的時候，正是六月三伏天。舊式的房屋，天井小，地基低，住在裏面的人，感到悶熱難受。而且地面潮濕過甚，把房間裏地板都霉爛了。新式的房子呢，是弄堂式的，四週是頂厚的磚牆。雖然屋子外面，有一道矮牆圍了個丈來寬的小院子，可是對面就是三層樓的高洋房子，把風擋得絲毫也吹不過來。太陽在長條兒的弄堂上空照下來。像炭火一般。在屋子裏的人，可又感到一種燥熱。是四點鐘了，偏西的太陽，晒在東邊白粉牆上，發出一片銀光，那銀光反射到屋子裏來，那更是一片火熱。主人翁坐着人力車到了弄堂口外，夾着一隻大皮包，的的各，響着大皮鞋，走了進來。他隔了客堂的鐵紗門，老遠的就喊着道：好熱好熱，有點受不了。說着。拉開鐵紗門走進屋來，兩手把脅下夾着的大皮包，向沙發椅子上一拋。首先把上身的白嗶嘰西服脫了下來，向椅子背上掛着。其次是把西服褲子脫了。長長的襯衫，短的褲岔，光了兩條腿子，可又穿了黑皮鞋。裏面屋子，有婦人笑了出來。她道：那裏就熱到這種樣子。在外面把衣服就脫得這樣精光。你看皮鞋也來不及脫，就把褲子由皮鞋底下扯落來。這身衣服，你才洗幾天。男人道：你只知道這樣說，還不和我先拿拖鞋來。隨着這話，出來一位老太太，她笑道：素英，你就給淡然拿拖鞋來罷。這樣大熱天，在外面有工作的人，回來就得圖個舒服。淡然是索興的脫衣服，把外面襯衫卸下，只是剩了一件麻紗小背心。老太太笑道：淡然，你這孩子太隨便了。一個先生們，在堂屋裏脫得這樣乾乾淨淨的，成個什麼體格。到樓上去擦個澡，換了衣服下來罷。淡然道：電扇怎麼搬走了。快快快找來。素英笑道：還是昨天晚上你搬了上樓去的，你都忘了嗎？淡然道：你們整天的都沒有開電扇用嗎？說着，拿起放在桌上的草帽子，只簪在胸前扇着。素英笑道：看你這樣子，實在

熱了，我來伺候罷。你說得這樣精光，怎麼好叫年紀輕輕的小大子來呢。於是她先端一盆臉水放在方凳上，讓他抹澡，又搬了電扇來，放在茶几上，開了起來。淡然對着電扇抹澡。隨後把手巾回臉盆裏一丟，搖搖頭道：現在我才是我，幾分鐘以前，我覺得這身子落在油缸裏了。我該上樓去找衣服換了。素英兩手捧着一罐爽身粉笑道：慢點慢點，我給你在脊梁上撲些粉，你看你半邊背脊都是紅的，長了不少的痱子了。老太太手裏拿了一把小蒲扇，倒是一邊，慢慢的扇着。笑道：淡然回家來，一頓鬧着，把我也鬧熱了。淡然轉着脊梁，讓夫人撲粉。望了老太太道：媽，你怎麼不坐到風扇面前來，倒要自己扇小扇子。老太太笑道：那電扇的大風，我受不了。淡然搖搖頭笑道：受不了？我嫌着一架電扇還不够，要添一架才够呢。說着，兩手抄了褲岔子抖着風，又踏着皮鞋，呱呱噠噠跑上樓去了。過了一會，淡然披了一件山東綢的睡衣，兩手抄着衣襟，將帶子向腰上繫着，笑了下樓來，搖了頭道：樓上像一隻火爐子，怎麼可以去。說時，牽了衣服，當住電扇的風頭上立着。因道：若不是爲了吃飯問題，不容易解決，我真不願意在這城裏住着了。熱了一個多禮拜，好容易前天下了一場連陰雨，鬆了一口勁，想不到今天又這樣熱起來。找小大子去買兩瓶汽水來喝罷。老太太笑道：心定自然涼。你不要只管暴燥，越燥越熱。熱的身體，倒兩杯汽水下肚子去，胃裏受着刺激，人要吃虧的。淡然倒相當接受母親的建議，便在藤椅上半坐半躺着。一眼看到夫人穿了一身的拷綢短褂褲，因笑道：熱天穿黑衣服，根本不適於衛生原則。再說，在揚子江上下游，稍微講體面的人家，是不肯穿拷綢衣褲的。素英笑道：第一點，我接受你的話，黑色的衣服，對於陽光的照射，是不……淡然搖頭道：我沒學過醫，不說醫學原理。黑衣服弄到了髒，看不出來，一也。拷綢只是在水裏飄蕩兩下，又不能搓洗，二也。關於第二點，你之不能接受，其故何在？素英坐在他對面，斜瞟了他一下，笑道：你以爲長江一帶，惟有下列社會的人，才穿拷綢是不是？其實，這也不是國家訂的法律。假如大家都穿起來，打破只有操賤業的人才穿拷綢的觀念，也就無所謂了。你還說沒有什麼階級觀念，連穿拷綢衣服，你都顯着失了

官體了。淡然道：真的，我現在感到這見人磕頭的小官，實在混不下去了。你看，拿錢多的，工夫閑的，並不當怕熱，可是他們老早的就上廬山去了。我們一天做上七八小時的工作，汗水由脊梁上流下來，把褲腰帶都淋濕了。那年那月，我們也找個地方去清靜兩個月。素英笑道：那有什麼困難呢？你拚了兩個月薪水不要，請兩個月假，不就可以休息了嗎？淡然道：請兩個月假？借什麼題目爲由呢？素英笑道：就說太太病了。淡然笑道：你真是一位太太，慢說我不能平白地咒人。就算要那樣辦，上司肯準嗎？還是我自己請病假罷。老太太皺了眉道：坐在家裏沒事，盡說這樣喪氣的話。淡然哈哈一笑道：實在也是無聊。素英道：你睡一覺罷。大長天日子，整天的作事，實在也容易感到疲倦。你就睡兩小時也好。淡然道：竹床有臭蟲呢。說着，跳了起來，笑道：不是自己提起，又要多喂臭蟲兩餐飽血。你看，我手臂上咬了這一大串的泡。說着，由睡衣袖裏，伸出手臂來，只見由手肘下，一串紅泡，直蔓延到脅窩下去。素英立刻取了一瓶花露水交到他手上，因笑道：沒有我們這樣殷勤捉臭蟲的了。每晚都睡醒過來捉兩次。無如這臭蟲越捉越多。淡然道：四十多塊錢，住這樣兩上兩下的房子，還是臭蟲窠。白天又是不能上樓。說時，左手拿了花露水瓶子，向右掌心裏倒着。一掌心一掌心的花露水，伸到衣襟裏去，週身亂擦着。皺了眉道：癢還不算。臭蟲咬過了的所在，像艾火炙了似的，痛的難受。素英笑道：一熱起來，你就是這樣整日的發燥。裏面這屋子還蔭涼。我鋪了席子在地板上，你好好的睡一覺罷。淡然手摸了棹子，將舌頭伸了一伸道：這玩藝真受不了。像燙衣服的烙鐵一樣。素英道：你只管煩燥些什麼？來睡一會子罷。她牽了淡然的衣袖，把他扯到裏面屋子裏去了。過了一會，素英再出來和婆婆談話，笑道，也難怪他煩燥。這天氣悶熱得要命。我現時就在發愁，那棹面大的廚房，要燒兩個爐子，作一餐飯，我就汗流得洗過一個澡。老太太道：城裏頭是寸金之地，想那大廚大灶是不行的。你就讓王媽和小大子去湊合罷。素英笑道：我們這位先生要吃個口味，還要吃個乾淨，他在家，我不下廚怎麼可以呢？正說着，小院子裏有人喊了一聲道：金家的信。素英拉開鐵紗門來，一

個信差，手上高舉了一封信道：牯嶺來的快信，蓋圖章。素英把信接過來，見信封正中，寫明了金夫人華素英女士啓。笑道：這替我開履歷了。拿進來，在回執上蓋了圖章給信差。老太太道：牯嶺來的快信，是要淡然上廬山去嗎？那倒讓他稱心了。素英道：是方太太給我的信，但用不着航空快呀。說着，拆開信來看時，上寫道：

素英姊慧鑒：山居無事可告，久疏問候。今日豁軒由明公寓邸歸言，人員又須大加裁汰。淡然先生平常好發議論，明公頗有點不願意。請速爲託人說話，或可挽回。誼在至好，不得不飛函告知。即候晏安。

方杜宛如敬啓

素英拿了一張信紙在手，很久作聲不得。老太太坐在一邊看到，問道：有什麼要緊的事嗎？素英先伸頭向裏面屋子看了一眼然後道：我們這一位，正在不高興，這話怎好告訴他呢？說着，捏了信紙信封搖撼着，只是皺眉。於是悄悄的把信上的話告訴老太太。老太太道：不告訴他那行呢？告訴了他，他才好去設法子呀。素英道：他睡着了，讓他醒來，再告訴他能。我想他一定會去設法子挽回的，母親也不必擔憂。憑他這分本事，天理良心，一個月掙二三百塊錢的薪水，還不是理所應當嗎？既是理所應當，或者他的職務，不會裁掉的。老太太道：雖然是這樣說，可是朝裏無人莫作官，總也是難保險的。素英想着，老太顧慮的也是情理。半下午全不高興。到了六點多鐘，偏西的太陽，已落過了人家的屋脊，弄堂裏全是陰的。於是各家的小孩子集攏着在弄堂裏玩，唱着跑着，鬧成了一片。淡然揉着兩隻眼睛，由裏面屋子走出來，一件睡衣，整大塊的透出了汗印子，粘貼在身上。搖搖頭道：從這時起，弄堂裏不到晚上十二點，也太平不了。到了夏天，讓人更討厭城市。素英笑道：你討厭城市，應該到農村去了。現在倒有一個催促你到農村裏去的機會了。淡然道：到農村裏去的機會？誰給我這機會？素英笑道：你果然希望有這機會，就不必生氣了。說着，把那封信交給淡然看。淡然先看了信封，微搖着頭道：這與我不生關係。我還能到牯嶺去嘗農村風味嗎？說着，把封套裏面信紙抽出來看。看完了，他兩手捧着，很默然了一會，忽然兩手一拍，笑道：這叫一場被不會蓋兩樣的人。素英這句話，真把我的

心事猜着了。他們要栽我，那就栽我罷。免得我捧了這臘肉骨頭，吃是吃不下去。丟了又可惜。這麼一來，我們可以下鄉去從是實業了。幹好了，可以發財。幹不好，也免得在城裏受這王八氣。素英紅着臉道：你信口胡說。淡然笑道：想起來，實在教人哭笑不得。老太太道：笑話是笑話，正經是正經。吃過晚飯，趁着涼爽，找找人想法子罷。淡然道：想什麼法子呢？除非這個時候，天上掉下幾個仙女來，代我去聯絡聯絡上司。老太太笑道：這孩子今天是整日的發牢騷。回去種田也好，我跟着你們，也一年到頭的看個青山綠水，看個青枝綠葉兒的。淡然笑道：青枝綠葉雖好，可是鄉下找不到小牌打。老太太笑道：我找不到小牌打倒事小，你們沒有電影看，沒有館子吃，那恐怕是更難受呢。彼此說着笑話，倒把要失業這個嚴重問題，放在一邊。過了一會，淡然把藤椅子搬到小院子裏去放下，躺在上面看弄堂裏小孩子遊戲。素英是爲了安慰丈夫起見，搬了一張小圓桌來，上面放着茶壺烟捲。淡然雖是躺在露天裏，却依然不住的揮着扇子。因道：這城市裏的夏天，除了最有錢的人，家裏有花園，屋裏有冰箱，不會感到舒服的。素英已到廚房裏去了，老太太搖了一把扇子出來，向院子裏地面上望着，因道：天氣真燥，擺的這幾盆花，只歇了大半天沒有澆水，葉子都衰敗下去了。淡然笑道：我們這城裏，總算不錯，馬路旁邊，還可以看到幾棵路樹，多少有點青意。住在上海的人有終年看不到一根青草的人。好運動的小孩子，半夜裏起來，趁着無人，在偏僻一點的馬路上踢球。城市裏人的空間，這樣寶貴，真是可憐。你看我們這院子裏，除了兩盆茉莉而外，這些草本花，算得什麼？鄉下遍地生長着。老太太笑道：你儘說鄉下好，我也未嘗不贊成。可是我們下鄉去吃什麼呢？淡然道：當然我們不是到鄉下去坐着享福，也找個生財之道。我在中學的時候，學的就是農林，到大學一轉，學了經濟，以爲出路寬些，結果是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作了這樣一個芝麻官。若回到鄉下去，拿出我中學時代所學的，也許不止掙這兩百塊死錢一個月呢。素英在屋子裏笑道：飯好了，吃飯罷，吃定了飯，你也應當出去找兩位朋友談談，不要讓母親操心。他們這樣說着話，却讓隔壁鄰居趙向農先生聽到了。他

和人家共住一幢兩上兩下的屋子。夫妻兩口之外，也有一位老太太，更兼四個孩子，一位沒出閣的妹子，屋子的擠窄，已屬不堪。而且他還住在樓上。正午十二點鐘以後，全家人離開了樓，只是在廚房外，屋後那條一人寬的小巷子裏坐着。趙先生每月收入，只百元左右，他也不敢說遷居的話。這時也在他的小院子裏乘涼，聽到金淡然的話，十分同情。他覺得在都市裏過熱天，等於身受了三四個月的徒刑。正要走到弄堂裏來和淡然接談，他已進屋去吃飯。飯後，天色已晚，他又穿着西服出門去了。直到了十一點鐘附近，向農和全家人在弄堂裏乘涼，淡然才回來。向農迎着道：金先生，這時候才回來，外面乘乘涼，我們談談罷。淡然道：我急於要回去把衣服脫下來，一會兒就來。弄堂裏其餘的乘涼人，有一個從中插嘴道：歡迎金先生加入，我們正開着房客聯席會議呢。一會子淡然換了一身衣服出來，自搬了一張藤椅子在人叢中坐下。歎了一口氣道：走一步路，出一身汗，這火爐生活過不下去了。那位說是要開聯席會議？向農道：紗門紗窗子全壞了。我們要求房東換新的，房東理也不理。說是租金太少，非加租不可。淡然道：四十塊錢一個月，住這樣的房子，還說租金太少，那也天理良心。向農道：下午我在這邊聽到金先生說打算到鄉村去，是有這個計劃嗎。那不過是一句話吧？淡然道：並不是一句話，我真這樣想着，鄉下什麼東西，都比城裏好。不但怕房東加租。就是身上一個銅板沒有，也照樣的過下去十天半個月。向農道：對了，農村裏比都會裏最好的一件事，就是沒有錢，照樣的過日子。城裏頭最不好對付的事，就是開了大門，就要花錢。城裏頭喝水要錢買，鄉下人已是不肯信。可是到了熱天，連一口涼風都要錢買，人家更不肯信了。淡然道：有錢買風，身上還是不涼快呢。到了鄉下，窗門一開，正對了樹陰，那東南風由樹林裏面穿了過來，工作倦了的人受着，像喝了醇酒似的，自然會昏昏的要睡。這拿錢買的電扇風，那裏及得上呢？向農道：真是，說到鄉村，教我立刻就想離開城市。我有一個同學，在宣城買了一大片荒山和荒地，自己實行去做田間工作。聽說今年塘裏可以賣一千塊錢的魚，園裏可以賣五百塊錢的葡萄。到了明年，那就不用提了，桐子樹都是桐子了，

那利益更不可以估量。今年桐油的價錢，就是五六十元了。你看多好，一不用受上司的壓迫，二沒有社會上這些虛偽的應付。收成到了手，就可以坐在家裏享福。淡然道：這話誠然，但不知你們這位朋友，下了多少資本？向農道：收買荒地，要不了多少錢，種料農具，花錢也有限。我雖不知道我那朋友投下了多少資本，可是他也並不是什麼有錢的人。淡然興奮起來，由藤椅上突然挺着身子坐起，拍了大腿道：這種生活，實在令人羨慕。住在鄉下，不說別的享受，就是這新鮮空氣，和青山綠水，也可以養得人延年益壽。正說着話呢，弄堂口上停了幾輛人力車子。一陣喧嘩，是弄堂裏一班女眷們，由公園乘涼回來了。素英牽着一位六歲的男孩子，走進弄堂來，她先笑道：還不如不到公園裏去呢，來走着更熱。淡然道：這樣大熱天，要跑出去幾里路乘涼，實在也就不大合算。素英站在自己院子門口，手撐了鐵柵門，笑道：這裏還有點過路風。這樣看起來，城裏頭就是有空地，也不見得涼。我倒贊成淡然的話，下鄉去住一些時候了。向農在人叢中插言道：不要嫌城裏不好，房東又要加租了。唉！我們這混小差事的人，何年何月何日得翻身？每個月的薪水，是米舖裏，房東，小菜場，三處公分了。剩下來的幾個錢，可以讓自己痛快一下子的，實在也就有限得很了。素英道：可不是？每月都是前拉後扯的過日子。你要說給鄉下人聽，每月能掙一二百元，那還了得？在鄉下住家，每月有二十元的經常支出，那就不得了。老太太也端了一把竹椅子坐在院子裏乘涼，這就插言道：你們談了一天的鄉下，犯了鄉下迷了。素英道：我想起正事來了。淡然出去找人的結果怎麼樣？淡然道：結果嗎？結果是朋友爲了我打一陣抱不平，這事情之不易挽回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好在這幾位朋友，在銀錢上，在交際上，不是我這樣的無能爲，我有別的打算，他們是答應幫忙的。素英聽了這話，知道淡然出去，沒有得着救兵。當了一弄堂的人，也不便多問，只是暗暗的心裏加上二分煩惱而已。

## (二) 第一個印象就很好

金淡然雖是滿口要到鄉村去，可是機關裏真的免了職，除了失業恐慌之外，還有一種不平之氣。因之在弄堂裏乘涼，直等大部分人都散了，他還躺在一張藤椅子上。鄰居趙向農，也是懷了滿腔子的心事，欄大門放了一張竹牀，人睡在竹牀上，揮了蒲扇趕蚊子，拍得腿卜卜作響，很久向淡然道：明天恐怕又要熱到九十六度以上，你看，這滿天的星斗，沒有一尺見方的一塊青天。淡然道好了，熱不了好久了，我們要下鄉去乘涼了。趙向農道：金先生真有這個打算？恐怕真要你下鄉去，你又會捨不得離開城市吧？淡然道：怎麼捨不得？而且捨不得也不行。實不相瞞，我的職務，有裁汰的可能。大概兩三天內，就要發表。在廬山避暑的人除了正薪不算，還因為跟着上峯，有功可錄。我們留在火爐子裏烤火的人，還嫌賣力不夠，這麼一來，讓我恨透了這公務員生活。先前趙先生說你那朋友尊姓？可以和我介紹一下嗎？假如宣城還有荒地可買的話，我願意花兩三千塊錢，到鄉下墾荒務農去。趙向農道：好的，我可以寫封信同金先生問問。就是怕一個人不能下決心，這樣去幹。假如金先生真有這個計畫，我很願意玉成其事。淡然道：好好！請趙先生明天就和我寫一封信問問。接着，天空裏來了兩陣涼風，兩人把農村生活之美，贊歎倡和一陣，直到兩三點鐘，方才告別回家。這趙先生，是個有心人士，受了金淡然之託，果然爲他留意墾荒事業。過了三天，彼此又在弄堂裏來過乘涼的夜生活。向農因問淡然道：金先生，你那墾荒的計畫，是指定了宣城而言呢？還是也可以換個地方，淡然道：這樣快，令友已經有回信來了嗎？趙向農道：並不是我朋友回了信。今天我無意中遇到一位辦農場的朋友，他說到他農場附近，還可以增加一家同業。這地方比宣城又好，離城只有三十里路，而且有最新式的公路可通。農場裏的出產，很容易的送到城裏來賣。郵電交通，也比在宣城好些。淡然笑道：既然到鄉下去，就怕入山不深，還管他什麼郵電交通？向農道：不是那樣

說。我們究竟不是那種不問世事的太古之民。終年守在鄉村裏，看不到報，接不到外面來的信，那也是精神上極大一種痛苦。若是住在鄉下又能看到當天的報，有信寄出去，也並不費力，那豈不更好？淡然仰面躺在藤椅上，有意聽着他的報告的。這時忽然興奮起來，兩手一拍大腿道：若有這種地方，我馬上就去，請問在什麼地方。向農道：金先生果然有這個意思的話，等到星期日，我們一路坐長途汽車到農場去參觀一下。金先生滿意了，我們就跟着向下接洽。金先生若認為不大合條件，我們只當出錢玩了一次。將來再等別的機會。淡然道：今天星期五，明天星期六，好，我們後天一路去。二人有了這個約會，恰好次日上午，淡然接到了公事，已經免職，這更讓他堅強了下鄉的決心。到了星期日，正是一個晴天，七點多鐘趙向農便過門來相約。淡然穿着藍綢襯衫，套了短褲岔，光了兩條腿，穿了涼鞋。迎着向農笑道：到如今我才明白無官一身輕這句話。以前天天到機關裏去辦公，就不敢這樣穿着，怕是遇見了上司，要受申斥。現在只要我自己看着過得去，就不必有什麼顧慮了。怎麼舒服，就怎麼穿衣服。將來到了鄉村裏去，比這更野蠻些都沒有關係，那就更好辦了。趙向農道：那當然。在鄉村裏住家衣冠太整齊了，反是一種拘束。淡然笑道：不必真到鄉村裏去，只我做這樣一個到鄉村裏去的式樣，已經覺得很舒服了。說着，很高興的，把家裏所預備下的點心，請他用過，然後隨他出門，到長途汽車總站去趕車子。這車子不但油漆新亮，而且座椅都是軟墊子。開起來，行駛在柏油路上，也很是舒服。只四十多分鐘，到了城外第二個站頭，有兩三位旅客上下，趙向農也引着他下車。淡然看時，是夾着公路一個小村鎮，約莫有四五十家店面。油鹽雜貨茶酒飯館都有。最令人滿意的，就是一所紅磚蓋的洋式平房，門上有一塊橫額，大書郵局兩字。旁邊另有一塊長的直牌匾，上寫鄉鎮長途電話局。淡然道：呵！這裏還有長途電話，這是居鄉間之實，得居城市之便了。向農笑道：老實說，淡然兄要下鄉來，以這種地方為最宜。男人居城也好，居鄉也好，要只有了寄託，還沒有十分難堪的感覺。女眷們就不成了。居城閑在家中無聊，看個電影聽回戲，邀上幾位太太小姐打個八圈，都很好。

甚至什麼娛樂也不尋，逛個馬路，也還有趣味。居鄉呢，這一切都談不到。進門只有幾個家裏人，出門是天天不改樣的青山綠水，恐怕有點不耐煩。淡然道：那是就一般普通摩登太太而言。若是有知識的婦女，在家裏寫寫字，看看書，都可以利用這悠閑的時間。甚至借着田野生活，開始來鍛鍊身體，都比在城市裏好。說着話，兩人緩緩走出了街市。這一條柏油公路，在兩排山縫之間的小衝上。左邊山嶺靠近，由上向下，是密密的長着松樹秧子，其間不到五尺，顯然是新栽的。右邊山嶺離着遠些，山地不會開荒，山上雜亂的樹林子和深草蓬蓬勃勃的長着，不露出一塊石頭。在那邊山脚下，和這小衝裏的水田交界之處，有一道石澗，清水在上面，正流着淙淙的響。淡然道：到那農場不遠了嗎？這地方就很好。向農將他手裏握着的手杖向前一指道：那就是了。淡然順了他手杖前端看去，小山衝到那裏已經展開，順了這道山關向下，那裏有塊很大的平坡，背山面水。山脚下簇擁了幾千枝竹子，中間夾兩所半草半瓦的房屋。屋前高大的柳樹列成兩排綠幢幔似的，把屋脊籬笆一齊擋住。淡然道：這像圖畫一樣的美，是一所附城的樂園，照我的理想應當是做過十年特任職以後，手上攷有百十萬現款，然後藏到這種地方來過下半輩子。現在我到這地方來隱居，實在是意想所不到的。向農笑道：那麼，淡然兄還沒有進農場去看，對於這個地方，已經表示十分滿意了。淡然笑道：雖不能說是十分滿意，可是已達到八九分的程度了。說着話，兩人離開公路，向一條沙子小路走去。雖說是小路，依然還有三尺寬闊。路兩栽着丈來高的洋槐，間雜着少數大葉梧桐。由路這頭向路那頭看，綠油油的一條巷子。人由太陽光裏，走進這濃綠陰下。涼風吹過綠野撲到了身上讓人有一種說不出的舒適意味。行之不遠，有一道小水溝，由上面田裏流來，穿過這條綠巷，流到下方田裏去。在水溝穿斷綠巷小路之處，路面上架了白板木橋，接通兩方。行到橋上，靠了那枯槁做的欄干向下望去。溝裏長滿了綠草，水在綠草上飄流過去，格外醒目。最妙是有那一兩寸長的小魚，迎着水浪紋向上游泳，搖頭擺尾活潑極了。水裏長的草，被水冲刷着向下拖垂，像許多綠絲帶在水裏擺動，更添了游魚的姿勢。淡然道：不用多就是

這一條小路，一條小溝，已經讓人很感到興趣了。向農笑道：這不但是閣下，每個人都是如此，初到農村來，看到任何事情，都是有趣的。不過這興趣能够維持多久，却大是問題。淡然道：這話也不無理由，不過也要看人說話。像我們這樣煩膩着城市生活的人，在極大的反響之下，對於這大自然的欣賞，是比其他的人，更有深一層的看法的。說着，手扶了橋頭上垂下來的一枝洋槐，不住的向四週觀望。就在這時，聽到一種新山歌聲，由前面柳林子送出來。那字眼非常清楚，手拿鋤頭除野草，除了野草好長苗，很響亮的送入耳朵來。因點點頭道：只聽這種歌，我就可以斷定是你那位朋友在田間工作了。走罷，我們拜訪他去。說着，自舉步在前面走。穿過了那綠巷，順着小路穿過一大片葡萄園。那葡萄藤蔓在矮矮的竹竿架子上鋪設着，葡萄全是上尺長的一串向下墜着。接着葡萄園，便是幾畝地的桃樹。樹全不過一丈高，經過人工的培植，滿枝滿極，長着半紅半綠的大桃子。一個人穿着一身藍布衣褲，頭上戴着大草帽子，手臂上挽了一隻細篾籃子正在採果子。遠地看不到他的臉，但聽到他繼續在唱歌。淡然因對向農道：這是令友無疑了。向農也就隨着叫了一聲行之。那人抬起頭來望了一望，用手指着柳樹陰下道：汪先生在那裏呢。淡然道：哦！這是農場上一個工友。工友都經過訓練，可以唱歌了。這也是一樂。說着，走向柳樹陰下去，見那裏擺下了幾副籬担，滿裝着瓜果。有個中年人，穿了黃粗布襯衫，外套工人褲，坐在一張矮凳子上正在清理菜蔬。向農走上前一步，那人已經起身了，手裏還拿了一條絲瓜，迎上前來。笑道：呵！你言而有信。向農便介紹着淡然與他。淡然和他伸着手道：這就是田行之先生了。聽到向農兄的話，我是十分的欣慕。今天特意來參觀。行之將手上的絲瓜放到籃裏，同淡然握着手，因笑道：兄弟是窮無所歸，不得已來抓黃泥巴，說什麼可以仰慕的話，那太讓我慚愧了。請到家裏面坐。說着，他在前面引路。注柳林裏面，有一片平地，隨栽了些花草，一字排開五間平房，列了一道很深的走廊，在一道竹籬笆上，露出了小半截。那籬笆上爬滿了豆藤，像是一道綠牆。豆藤上開着紫色白色的花朵，一串串的從綠葉縫子裏墜出來。進了籬笆門裏面還是個小小的

院子，栽種着百十盆茉莉花和珠蘭花，另外還有兩三個大盆子白蘭花。淡然道：「這裏還有個小花園。行之笑道：什麼小花園，我們都打的是錢算盤。這三種花都是城裏人所喜歡的，送到城裏去，就可以換錢回來。茉莉和珠蘭可以薰茶葉，還不完全是廢物。白蘭花那不過是女人佩戴的東西，隨意預備一點，並不多栽。說着話，引了客人登上幾道石階，上了長廊。淡然見廊檐下只很整齊的陳設了些農具，三和土的地面，掃得平滑無痕。淡然點着頭道：「農家都像這樣乾淨，農村爲什麼不可住？」向農道：「我也是看到行之兄佈置得井井有條，引起了歸田之意。說時，走進屋去，中間是間堂屋，三週是土牆，後面是白色的古壁門。屋頂下的天花板也是白色板的，沒有上一點油漆。屋子裏沒有一切字畫骨董的陳設。正中一張白木棹子，四條板凳。四週四把竹椅子兩隻竹茶几。棹子上有一個粗瓷瓶，插了一束鮮花。行之笑道：「請坐請坐，我們這地方可簡陋的很。淡然口裏是贊不絕聲的說好。行之道：趙兄也曾說過，金先生已經煩膩了城市，也打算到鄉村來居住。淡然道實不相瞞，我受了一點刺激，只覺入山不深，入林不密，原來還討厭這個地方，太趨靠近了公路。現在一看，這地方究竟還不算熱鬧。行之笑道：說什麼熱鬧的話？太陽下山之後，公路上沒有了汽車經過，這裏就一點什麼聲音都沒有。離不開書本子的人，在這地方看書，是十分合宜的。金先生若不急於回城，可在這裏居住一宵，賞賞晚景。向農道：住一宵可不成。我們家裏等着我們回信呢。在城裏的人只有星期這天是自己的。到了明天一大早，我們就要做紀念週了。這時，農場的佃工，拿了茶壺茶碗來，隨着又擺上兩隻粗瓷碟子，一碟子是炒南瓜子，一碟子是削了皮，切成片的桃子。行之將他們讓在棹子邊坐着，提起壺來斟茶，笑道：「田家風味，說不上口味兩字。可是這些東西，都是自己農場上出的，沒花一個錢，值得自我介紹一番。淡然舉着手上一隻宜興茶杯道：「難道這茶葉也是你們自己的嗎？」行之道：「請金先生嚐嚐這茶味如何。淡然看着茶杯道：「這裏面上上着白動的。水斟在裏面，却泛出淺淺的淡綠色。只看這顏色，就知道茶的滋味不錯了。說着喝了一口茶，將嘴唇皮抿吸了兩下，點點頭道：「茶味不錯。」

只是——很像龍井。行之笑道：金先生疑心我是拿話騙你嗎？回頭我可以引金先去參觀我那小小的茶山。不過金先生的批評，也是非常之中的。我這茶樹秧子，就是由杭州龍井謀得來的。我不是自誇一句，關於飲食方面，我除了要在街上買鹽而外，其餘的東西，都可以在我農場上找出來。淡然笑道：這樣說，我更非找着田先生作鄰居不可了。因之把自己浮沉官階，要改到農村裏來的意思說了一遍。行之微昂頭想了一想，因笑道：現在關於秋季的收成，種植已經過了期了。現在所經營的，只是秋季移植的一部分植物。此外，還有冬季的白菜蘿蔔是這時候可以着手的，不會怎樣忙。而且培植農場這個工作，完全假手給佃工，那是辦不好的。說到自己上前可是一件苦買賣。淡然道：這毫不成問題。根本我在中學念書的時候，就學的是農林。現在到農村裏來，是回到了我最初的本行，有什麼不可以。行之道：我幹的這行，與其他職業不同。別項職業，以為同行是冤家。我這項職業，可歡迎同道加入，以便新式的農村繁盛起來，可以引起社會注意。金先生既然是個內行，那就好辦。我這房子上手，蓋有四間瓦房，原來是預備今年秋季開辦一座小學的。現在因經費籌劃不容易，小學已不辦了。金先生可以先搬到那裏去住。然後看定了田地，設計農場大小，把今年下半年六個月專事經營。到了明年春夏兩季就慢慢有收入了。農林事業，不像別的事業，投資下去馬上是有利益可以收入的。淡然笑道：這一切情形，我都知道。除了在城市裏當小販，那有當天掏出本錢去，當天就可以收進利益來的。二人說着很是投機，總之，淡然對於下鄉來過農村生活，一切都不感到困難。行之等兩位來賓休息了一會，便引他們去參觀那所房子。相距這裏，不到百步，也是帶走廊的一排四間瓦房。而且在走廊正中的前方，還伸出半邊亭子式的便台，很有個式樣。房屋前面，兩大叢芭蕉帶了一片小草地。芭蕉左角有一口淺水池塘，有十幾隻鵝鴨，在水面上很自在的游泳着。淡然站住了腳，老遠的就叫了一聲好。走到屋邊，先在平台上站着對面觀望了去。對過正是那松秧匠聚的一個小山峯。在屋子面前，一片平地，作了苗圃，全是一坵一坵的綠樹秧子，墊了地面。直抵達公路邊上去。屋後臨着山澗，兩岸全是

二指粗細的小竹子，夾雜了一些大小石塊。再過來便是幾叢草花，如葦花龍爪玉簪之類。屋子又是前後都開了窗戶的，光線充足。屋後另有兩間草房，就在水邊。淡然計畫一下，一間作堂屋，一間作書房，兩間算是母親與自己的臥室。另外的草房，連廚房與用人住的下房都有了。便又站在屋裏，再贊美了幾聲好。因問道：田先生建築這所房子，當然花了資本不少。但不知要租多少錢一個月？行之笑道：我蓋這房子，根本就沒有打算在上面取回利息來。不是志同道合的人，那個會到這地方住家？你要把不願住在鄉村的人拉了來，縱然每月貼出去若干火食費，人家也是一定不幹。既是志同道合的人，我當竭誠歡迎，決對不取房租。淡然道：這就不敢當了，彼此將來相處，互相扶助的時候很多，若是這樣客氣，就不好辦了。行之笑道：念先生不要把這問題看到有多嚴重。鄉村裏租間房子，至多一年不過三五元，就算送禮，人情也不爲多。淡然又伸出手來和行之握着。向農笑道：這樣看起來，二位賓主，甚是相得，也就不枉我介紹一番了。這樣我也高興，也許我將都也把臂入林呢。說着，三人都喜笑一陣。於是淡然很高興的在這農場上勾留了兩三小時，除由行之引着他全場參觀了一遍之後，而且把各種出產量和換得價值，都詳細告訴了他。行之並介紹了他太太相見，在一棹吃午飯。她雖是一位不滿三十歲的少婦，不穿長衣，不燙髮，不抹脂粉。穿了一身藍竹布褲，幫着家裏的女傭工擇菜送飯。據她說：女傭工都可以不雇的。爲了自己要管理農場上的帳目，分不開身來洗衣作飯，只好用了一個粗傭工。要燒點好小菜，還是自己動手。淡然爲此，更加上了一層欣慕。覺得自己的太太，雖然還賢淑，可是完全爲一消費者，跟着田太太學學樣，也是好的。這樣想着，當他辭別主人回家的時候，向農到了公路上，就問他印象如何？淡然點點頭，加重了語氣，答出四個字來，乃是「一切都好」。